

子部

清笔记

四库家藏

綱領

曰思無邪語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程氏曰思也○

庚子国变记

过江七事

平吴录

中日兵变事末(外十七种)

山東畫報出版社

总 目 录

- | | | |
|----|----------|-----|
| 一 | 查抄和珅家产清单 | 1 |
| 二 | 庚子国变记 | 7 |
| 三 | 过江七事 | 21 |
| 四 | 花烛闲谈 | 45 |
| 五 | 居易录 | 63 |
| 六 | 康雍乾间文字之狱 | 87 |
| 七 | 满清入关暴政 | 127 |
| 八 | 平滇始末 | 187 |
| 九 | 平回纪略 | 197 |
| 十 | 平吴录 | 205 |
| 十一 | 清代名人趣史 | 221 |
| 十二 | 拳变余闻 | 233 |
| 十三 | 太平天国战纪 | 257 |
| 十四 | 扬州十日记 | 321 |
| 十五 | 中俄伊犁交涉始末 | 333 |
| 十六 | 中法兵事始末 | 357 |
| 十七 | 中日兵事始末 | 381 |



钦赐花园一所亭 □□台二十座 新添十六座 正屋一所十三进共七百三十间 东屋一所七进共三百六十间 西屋一所七进共三百五十间 徽式新屋一所七进共六百二十间 私设档子房一所共七百三十间 花园一所亭台六十四座 田地八千顷 银号十处本银六十万两 当铺十处本银八十万两号件未计

金库 赤金五万八千两

银库 元宝五万五千六百个 京镲五百八十三万个 苏镲三百一十五万个 洋钱五万八千元

钱库 制钱一百五十万千文

以上共约银五千四百余万两

人参库 人参大小支数未计共重六百斤零

玉器库 玉鼎十三座高二尺五寸 玉磬二十块 玉如意一百三十柄 镶玉如意一千一百零六柄 玉鼻烟壶四十八个 玉带头一百三十件 玉屏二座二十四扇 玉碗一十三桌 玉瓶三十个 玉盆一十八面 大小玉器共九十三架未计件

以上共作价银七百万两

另又 玉寿佛一尊高三尺六寸 玉观音一尊高三尺八寸(均刻云贵总督献) 玉马一匹长四尺三寸高二尺八寸

以上三件均未作价

珠宝库 桂圆大东珠十粒 珍珠手串二百三十串 大映红宝石十块计重二百八十斤 小映红宝石八十块未计斤重 映蓝宝石四十块未计斤重 红宝石帽顶九十颗 珊瑚帽顶八十颗 镂金八宝屏十架

银器库 银碗七十二桌 金镶箸二百双 银镶箸五百双 金茶匙六十根 银茶匙三百八十根 银漱口盂一百零八个 金法蓝漱口盂四十个 银法蓝漱口盂八十个



古玩器 古铜瓶二十座 古铜鼎二十一座 古铜海三十三座
古剑二口 宋砚十方 端砚七百零六方

以上共作价银八百万两

另又 珊瑚树七支高三尺六寸 又四支高三尺四寸 金镶玉嵌
钟一座

以上三件未作价

绸缎库 绸缎纱罗共一万四千三百匹

洋货库 大红呢八百板 五色呢四百五十板 羽毛六百板 五
色哗叽二十五十五板

皮张库 白狐皮五十二张 元狐皮五百张 白貂皮五十张 紫
貂皮八百张 各种粗细皮共五万六千张

以上共作价银一百万两

铜锡库 铜锡器共三十六万零九百三十五件

磁器库 磁器共九万六千一百八十四件

文房库 笔墨纸张字画法帖书籍未计件数

珍馐库 海味杂物未计斤数

住屋内 镂金八宝床四架 镂金八宝炕二十座大自鸣钟十座
小自鸣钟一百五十六座 桌钟三百座 时辰表八十个 紫檀琉璃水
晶灯彩各物共九千八百五十七件 珠宝金银朝珠杂佩簪钏等物共二
万零二十五件 皮衣服共一千三百件 绵夹单纱衣服共五千六百二
十四件 帽盒三十五个帽五十四顶 靴箱六十口靴一百二十四双

上房内 大珠八粒每粒重一两 金宝塔一座重二十六斤 赤金
二千五百两 大金元宝一百个每个重一千两 大银元宝五百个每个
重一千两

以上均未作价

夹墙内 藏匿赤金二万六千两

地窖内 埋藏银一百万两

另又 家人六百零六名 妇女六百口



尚有钱店古玩等铺俱尚未抄

《国朝野记》最少，即有之，多不著名氏，盖恐涉笔不谨，致取咎戾，蹈《西征随笔》等书覆辙耳。此书大概抄自邸报，亦不具名，于和珅未败以前事概不书，即刘、马二家人名俱逸之，殊为简略。曾闻故友姚春木上舍（椿）云：“和珅性警敏，读书不多，而能强记。初官拜唐阿，值高宗驾出，于舆中默诵《论语朱注》，偶不属，垂问御前大臣，无以应，珅时提灯舆左，谨举下文以对，即日擢侍卫，不数年，洊涉大僚。既贵，延吴白华（省兰）诸公于家，日与讲论今古，故于诗文亦粗解；有所作，私请彭文勤（元瑞）、纪文达（昀）为之润色，二公虑被龇齟，恒为捉刀；独刘文清（塘）时与抗，人传文清门庭清峻，而不知性喜诙谐，数以谑语刺珅，珅不能堪，饰词以诉，高宗亦知二人不相洽，每以温言解之。”

有传珅元夕狱中作五律云：“夜色明如许，嗟余困未伸，百年原是梦，廿载枉劳神，室暗难挨暮，墙高不见春，余生料无几，空负九重仁。”诗殊不佳，足觐其概。珅有宠妾长二姑，所称二夫人者，珅引帛时，赋七律二章挽之，并以自悼云：“谁道今皇恩遇殊，法宽难为罪臣舒，坠楼空有偕亡志，望阙难陈替死书，白练一条君自了，愁肠万缕妾何如？可怜最是黄昏后，梦里相逢醒也无。”（其一）“掩面登车涕泪潜，便如残叶下秋山，笼中鹦鹉归秦塞，马上琵琶出汉关，自古桃花怜命薄，者番萍梗恨缘艰，伤心一派芦沟水，直向东流竟不还。”（其二）

又传有吴卿怜者，苏人，先为平阳王中丞（董望）妾，王坐事伏法吴门，蒋戟门侍郎（锡荣）得之以献于珅；珅败，卿怜没入官，作绝句八章，叙其悲怨云：“晓妆惊落玉搔头（正月初八日晓起，理鬟惊闻籍没），宛在湖边十二楼（王中丞抚浙时，起楼阁饰以宝玉，传谓迷楼，和相池馆皆仿王苑）。魂定暗伤楼外景，湖边无水不东流。”（其一）“香稻入唇惊吐日（和处查封有方餐者，因惊吐哺），海珍列鼎庆尝时（王处查封，庖人方进燕窝汤，列屋皆然，食厌多陈几上，兵役见之，纷纷大嚼，谓之“洋粉云”）。蛾眉屈指年多少，到处沧桑知不知？（其二）“缓歌慢舞难圆，月下楼台冷绣褥，终夜相公看不足，朝天懒去倩人扶。”（其三）



“莲开并蒂岂前因，虚掷莺梭廿九春。回首可怜歌舞地，两番俱是个中人。”（其四）“最不分明月夜魂，何曾芳草怨王孙。梁间燕子来还去，害杀儿家是戟门。”（其五）“白云深处老亲存，十五年前笑语温。梦里轻舟无远近，一声欸乃到吴门。”（其六）“村姬欢笑不知贫，长袖轻裾带翠颦。三十六年秦女恨，卿怜犹是浅尝人。”（其七）“冷夜痴儿掩泪题，他年应变杜鹃啼。啼时休向漳河畔，铜爵春深燕子栖。”（其八）

琿死时年未六十，先患足软，每夜半生剥犬皮一，缚两膝上，始入朝，虽盛暑不能去。

又长乐梁芷林中丞（章钜）《归田琐记》述琿事云：“和琿之败，余适在京师，而尚未登朝，无由悉其罪状，后二十年入军机，乃从档簿中得其梗概，与外间所传颇无歧异，此本朝一大案，不可不覘列之以为负国营私者戒也。嘉庆四年正月初四日，恭值纯庙升遐，和琿方为总理大臣，意得甚。次日即有御史广兴疏发其罪，初八日奉旨拿问，下刑部，并下各直省督抚议罪，直隶总督胡季堂请依大逆律凌迟处死；并列其冀州城外坟茔前有石门楼，石门前开隧道，正屋五间，称曰享殿，东西厢房各五间，称曰配殿，大门称曰宫门，外围墙二百丈，围墙外设堆拨，士人称曰和陵；墙西房屋二百一十九间，定制，亲王坟茔，围墙不得过百丈，和琿倍之。籍其家，更多人臣不应有之物，于是始将其大罪二十，宣示中外。其宅中太监呼什图，时称内刘，籍其家亦十余万，且为其弟刘宝梧捐纳直隶州知州，刘宝榆守备衔，刘宝杞州同衔，则和琿之贪纵狂妄，除大罪外，已难悉数。时大学士九卿文武大臣翰詹科道公拟罪名，奏上如胡议，上以时当谅闇，不忍使大臣弃市，乃令和琿自裁。尤可怪者，籍没后，续查出真珠、朝珠一挂，讯其家人，言往往灯下无人时，私自悬挂，对镜徘徊，窥其心又不仅封殖贪黷之可罪矣。其金、银库内帐及大柜内珠玉等项杂物帐簿，有好女子四名掌管，每年太监罗玉持出查对一次；四女子名香莲、蕙芳、卢八儿、云香也。籍琿之家人刘全、刘陔、刘印、胡六家，除金银外，当铺八座，内监呼什图家，得米麦谷豆杂粮一万一千六十五石；时文安大城两处被水，分给两县作为口



粮籽种。又分和珅之第，半为和孝公主府，半为庆亲王府。及嘉庆二十五年王薨，五月十五日，管府事阿克当阿代郡王（讳绵懋）呈出毗卢帽门口四座太平缸五十有四，铜路镫三十六对，此皆亲王所不应有之物，而和珅有之，且铜路镫较大内所陈，尤为精致，今分设于景运隆宗两门外云。”

窃又闻之先君子云：“先王父牧宁羌时，有州人张某以守备罢归，言其壮日充陕西抚辕巡捕官巡抚某令赍二十万金馈和珅，投书数日，侦探不得耗，费银五千余，始见一少年丽服奴出，问白者黄者，某以银对，奴顾左右收外库，授一名柬，曰以此还报，答书另发矣，某意奴非司阍，即和珅心腹，或笑曰，此重珅耳，其心腹司阍，岂数千金能见颜色。是时天下承平久，物力殷富，献媚者夸多争胜，如以数万金进，不值一盼也。籍没时，人参多至六百余斤，彼侈言胡椒八百石者，未免寒陋。然高宗、仁宗英明神圣，珅虽当国久，亦不能大肆威福，固不如唐之元载辈，并不敢如鳌拜之横，仅能潜通信息，藉图自肥而已。”录前志竟，并识于此。时同治九年冬十一月沅硃钓叟识。



庚子国变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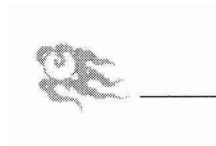
◎ ◎

李智勇

〔清〕

罗惇融

整理 撰



提 要

《庚子国变记》，清末民初罗惇齋(1871~1924)撰。罗氏早年与梁启超等同为康有为高足，后为清代野史掌故方面的大家，有关这方面的著述近二十种，《庚子国变记》为记载晚清义和团始末的稗史名作，民国年间曾被编入《满清野史》续编中，现据此标点整理。

子部

清
笔
记

庚
子
国
变
记

○ 提 要

原书缺页



义和拳起嘉庆时，民间私相传习，其时禁令严切，犯者凌迟死。燕齐之间，犹有秘传其术者。光绪庚子，毓贤为山东巡抚，民间传习义和拳，以扶清灭洋为帜。时各省多闹教案，外人逼我甚，民情益愤，闻灭洋说，争鼓吹之。义和拳自山东蔓延及于直隶，聚众称义和团，遂围涿水。县令祝芾请兵，直隶总督裕禄遣杨福同剿之。福同败死。义和团进攻涿州，知州龚荫培告急。顺天府何乃莹格不行，以荫培召变，免其官。慈禧太后以戊戌政变，康有为遁，英人庇之，大恨。己亥冬，端王载漪谋废立，先立载漪之子溥俊为大阿哥，天下震动，东南士气激昂，经元善连名上书，至千数人。太后大怒，逮元善。元善先入澳门，屡索不与。载漪使人讽各国公使入贺，各公使不听，有违言。载漪愤甚，日夜谋报复。会义和团起，以灭洋为帜，载漪大喜，乃言诸太后，力言义民起，国家之福。遂命刑部尚书赵舒翹、大学士刚毅及乃莹先后往，道之入京师，至者数万人。义和团谓铁路电线，皆洋人所藉以祸中国，遂焚铁路，毁电线。凡家藏洋书、洋图皆号二毛子，捕得必杀之。城中为坛场殆遍，大寺观皆设大坛。其神曰洪钧老祖、梨山圣母。谓神来皆以夜，每薄暮，什百成群，呼啸周衢。令居民皆烧香，无敢违者。香烟蔽城，结为黑雾，入夜则通城惨惨，有鬼气。神降时，距跃类巫覡，自谓能祝枪炮不燃，又能入空中，指画则火起，刀槊不能伤。出则命市人向东南拜，都人崇拜极虔。有非笑者，则戮辱及之。仆隶厮圉，皆入义和团，主人不敢慢，或更藉其保护。稍有识者，皆结舌自全，无有敢讼言其谬者矣。

义和团既遍京师，朝贵崇奉者十之七八。大学士徐桐、尚书崇绮等，信仰尤笃。义和团既藉仇教为名，指光绪帝为教主。盖指戊戌变法，效法外洋，为帝之大罪也。太后与端王载漪，挟以为重，欲实行废立，匪党日往来宫中。匪党扬言欲得一龙二虎头。一龙指帝，二虎指



庆亲王奕劻及李鸿章也。奕劻时充总理衙门大臣，鸿章则时论所称通番卖国者也。

时各国公使均自危。俄使上书言，他国将藉乱事，图不利于中国。俄与中国亲睦二百余年，义当告。总署得书不敢上。俄使欲请入见，不许。五月，以启秀、溥兴、那桐入总理衙门，以载漪为总理。日本书记杉山彬，出永定门，董福祥遣兵杀之，裂其尸于道。拳匪于右安门焚教民居，无论老幼男女皆杀之。继焚顺治门内教堂。城门昼闭，京师大乱。有旨义和团作乱当剿，而匪势愈炽。正阳门外商场，为京师最繁盛处，拳匪纵火焚四千余家。数百年精华尽矣。火延城阙，三日不灭。时方称拳匪为义民，莫敢捕治之。载漪等昌言以兵围攻使馆，尽歼之。太后召大学士六部九卿议，诸臣相顾逡巡，莫敢先发。吏部侍郎许景澄，首言中国与外国结约数十年，民教相仇之事，无岁无之，然不过赔偿而止。惟攻杀外国使臣，必召各国之兵，合而谋我，何以御之？主攻使馆者，将置宗社生灵于何地？太常寺卿袁昶，力言拳匪不可恃，外衅必不可开，杀使臣，悖公法。声振殿瓦。太后怒目视之。太常寺少卿张亨嘉，力言拳匪宜剿。亨嘉语杂闽音，太后未尽晰，姑置之。仓场侍郎长萃在亨嘉后，大言曰：“此义民也，臣自通州来，通州无义民，不保矣。”载漪、载灃均言长萃言善，人心不可失。帝曰：“人心何足恃，徒滋乱耳。士夫喜谈兵，朝鲜一役，朝议争主战，卒至大挫。今诸国之强，十倍日本，若遍启衅，必无幸全。”载漪言董福祥善战，剿回大著劳绩，夷虜不足戮也。帝曰：“福祥骄而难驭，各国器利而兵精，非回部之比。”帝自戊戌幽闭后，每见臣工，恒循例三两言而止，绝不言政事，是日独峻切言之，盖知启衅必足以亡国也。侍讲朱祖谋班在后，力言福祥无赖，万不可用。太后厉声言：“汝云董福祥不可用，请其可者。”祖谋言若必命将，则袁世凯可。拳匪乱民，必不可用。载漪叱之。载漪语狂恣，帝默然而止。廷臣皆出，载漪、刚毅合疏言义民可恃，其术甚神，雪耻强中国，在此一举。闻者太息，然畏祸莫敢言也。是日，遣那桐、许景澄往杨村，说敌兵，令无人。遇拳匪劫之，景澄几死。洋



兵援使馆者，以兵少不敢进，至落岱而还。太后复召见大学士六部九卿议。太后曰：“皇上意在和，不欲与夷战，尔等可分别为上言。”帝曰：“我国积弱至此，兵不足战。用乱民以侥幸求胜，庸足恃乎？”载漪曰：“义民撻忠愤以卫国家，不因而用之，以雪国耻，乃目为乱民而诛之，人心失，将不可以为国。”帝曰：“乱民皆乌合耳，各国兵利，乱民岂足当之？奈何以民命为戏？”太后虑载漪辩穷，户部尚书立山为内务府大臣，最得太后欢，思得立山以助载漪，乃问立山：“汝言如何？”立山曰：“拳民虽无他，然其术多不效。”载漪愤然曰：“用其心耳，奚问术乎？立山必与夷通，乃敢廷辩，请以立山退夷兵，夷必听。”立山曰：“首言战者载漪也，漪当行。臣主和，又素不习夷事，不足任。”载漪诋山汉奸，太后两解之。乃命兵部尚书徐用仪、内阁学士联元及立山至使馆，告勿调外兵来，兵来则决裂矣。次日复开御前会议，载漪请围攻使馆，杀使臣。太后许之。联元力言不可，倘使臣不保，他日洋兵入城，鸡犬皆尽矣。载漪怒斥联元方自使馆还，怀贰心，罪当诛。太后大怒，立命斩联元，左右力救之而止。大学士王文韶，言中国自甲午以后，财尽兵单，今遍与各国启衅，众寡强弱，显然不侔，将何以善其后？愿太后三思。太后大怒而起，以手击案骂之曰：“尔所言，吾皆熟闻之。尔为夷人进言耶？”帝持许景澄手而泣曰：“朕一人死不足惜，如天下何？”太后佯慰解之。景澄牵帝衣而哭，太后怒，叱之曰：“许景澄无礼。”既罢朝，太后已决意主战。载漪、载灃、刚毅、徐桐、崇绮、启秀、赵舒翘、徐承煜、王培佑又力赞之，遂下诏褒拳匪为义民，给内帑十万两。

载漪于邸中设坛，晨夕虔拜，太后亦祠之禁中。城中焚劫，火光蔽天，日夜不息，车夫小工，弃业从之。近邑无赖，纷趋都下，数十万人，横行都市。夙所不快，指为教民，全家皆尽，死者十数万人。杀人刀矛并下，肢体分裂。被害之家，婴儿未匝月亦毙之，惨无人理。京官纷纷挈眷逃，道梗则走匿僻乡，往往遇劫，屡濒于险。或遇坛而拜求保护，则亦脱险也。太后召见其大师兄，慰劳有加。士大夫之谄谀干进者，争以拳匪为奇货。知府曾廉、编修王龙文，献三策，乞载漪代奏：“攻交



民巷，尽杀使臣，上策也。废旧约，令夷人就我范围，中策也。若始战终和，与衔壁舆榱何异？”载漪得书，大喜曰：“此公论也。”御史徐道焜奏言，洪钧老祖已命五龙守大沽，夷船当尽没。御史陈嘉言，自云得关壮缪帛书，言夷当自灭。编修萧荣爵，言夷狄无君父二千余年，天将假手义民尽灭之，时不可失。曾廉、王龙文、彭清藜、御史刘家模，先后上书，义民所至，秋毫无犯，宜诏令按户搜杀，以绝乱源。郎中左绍佐，请戮郭嵩焘、丁日昌之尸以谢天下。主事万秉鉴，谓曾国藩办天津教案，所杀十六人，请议恤。主义民者，恒十九湘人也。

侍郎长麟，前以附于帝为太后罢斥，久废于家。至是请率义民当前敌，太后弃前憾而用之。当时上书言神怪者以百数。王公邸第，百司廨署，拳匪皆设坛，谓之保护。士夫思避祸，或思媚载漪者，亦恒设坛于家，晨夕礼拜焉。当伪诏命各省焚教堂杀教民，诸疆臣皆失措。李鸿章久废，居京师，方起为粤督。乃各电商鸿章，请所向。鸿章毅然复电曰：“此乱命也，粤不奉诏。”各省乃决划保东南之策。鸿章领衔，偕江督刘坤一、鄂督张之洞、川督奎俊、闽督许应骙、福州将军善联、巡抚长江李秉衡、苏抚鹿传霖、皖抚王之春、鄂抚于荫霖、湘抚俞廉三、粤抚德寿，合奏言乱民不可用，邪术不可信，兵衅不可开。言至痛切。东抚袁世凯，亦极言朝廷纵乱民，至举国以听之，譬如奉骄子，祸不忍言矣。皆不省。义和拳既纵横都下，因派载勋、刚毅为总统，比于官军。然拳匪专杀自如，载勋、刚毅不敢问。都统庆恒一家十三口，皆死。载漪素昵庆恒，不能庇也。尚书立山不附载漪，侍郎胡燏芬，学士黄思永，通水道沈能虎，皆以谈洋务著称，拳匪皆欲杀之。燏芬逃，沈能虎以贿免。立山、思永井下狱，指为通夷。编修杜本崇，检讨洪汝源，主事杨芾，皆指为教民，被伤几死。

太后谕各国使臣入总理衙门议。德使克林德先行，载漪令所部虎神营伺于道，杀之，后至者皆折回。徐桐、崇绮闻之大喜，谓夷首诛，中国强矣。太后旋命董福祥及武卫中军攻交民巷，炮声日夜不绝。拳匪助之，披发禹步，升屋而号者数万人，声动天地。洋兵仅四百，董福祥



所部万人,攻月余不能下,武卫军死者千人。董军、武卫军与拳匪混合,恣意劫掠。贝子溥伦,大学士孙家鼐、徐桐,尚书陈学棻,阁学貽谷,副都御史曾广奎,太常陈邦瑞,皆被掠,仅以身免。徐桐、貽谷,皆附和拳匪,亦不免也。溥伦等争告荣禄,荣禄不能制。民居市廛,数里焚掠一空。独东交民巷使馆,以塞门德土为垣,严拒守,不能破也。尚书启秀奏言,使臣不除,必为后患,五台僧普济,有神兵十万,请召之会歼逆夷。曾廉、王龙文,请用决水灌城之法,引玉泉山水灌使馆,必尽淹毙之。御史彭述,谓义和拳咒炮不燃,其术至神,无畏夷兵。太后亦欲用山东僧普法、余蛮子、周汉三人者,王龙文上书所谓三贤也。普法本妖僧,余蛮子以攻剽为盗魁,至尽发蜀中兵,乃捕得之。周汉则狂夫也。朱祖谋请勿攻使馆,言甚痛切,不报。曾廉闻之曰:“祖谋可斩也。”载漪亦欲杀祖谋,未发,及城破而免。御史蒋式芬,请戮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以其贰于夷,不奉朝命也。载漪为匪党论功,封武功爵者数十人,赏赉无虚日。载漪每出,扈从数百骑,拟于乘舆,出入大清门,呵斥公卿,无敢较者。

五月二十五日,下诏宣战,军机章京连文冲笔也。诏曰:“我朝二百数十年,深仁厚泽,凡远人来中国者,列祖列宗,罔不待以怀柔。迨道光咸丰年间,俯准彼等互市。并乞在我国传教,朝廷以其劝人为善,勉允所请。初亦就我范围,迨三十年来,恃我国仁厚,一意拊循,乃益肆泉张,欺凌我国家,侵犯我土地,蹂躏我人民,勒索我财物。朝廷稍加迁就,彼等负其凶横,日甚一日,无所不至,小则欺压平民,大则侮慢神圣。我国赤子,仇怒郁结,人人欲得而甘心。此义勇焚烧教堂,屠杀教民所由来也。朝廷仍不开衅,如前保护者,恐伤我人民耳。故再降旨申禁,保卫使馆,加恤教民。故前日有拳民教民皆我赤子之谕,原为民教解释宿嫌,朝廷柔服远人,至矣尽矣。乃彼等不知感激,反肆要挟,昨日复公然有杜士立照会,令我退出大沽口炮台,归彼看管,否则以力袭取。危词恫喝,意在肆其猖獗,震动畿辅。平日交邻之道,我未尝失礼于彼,彼自称教化之国,乃无礼横行,专恃兵坚器利,自取决裂



如此乎？朕临御将三十年，待百姓如子孙，百姓亦戴朕如天帝。况慈圣中兴宇宙，恩德所被，浹髓沦肌，祖宗凭依，神祇感格，人人忠愤，旷代所无。朕今涕泪以告先庙，慷慨以誓师徒，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口，孰若大张挞伐，一块雌雄。连日召见大小臣工，询谋佥同。近畿及山东等省，义兵同日不期而集者，不下数十万人。至于五尺童子，亦能执干戈以卫社稷。彼尚诈谋，我恃天理，彼凭悍力，我恃人心。无论我国忠信甲冑，礼义干櫓，人人敢死，即土地广有二十余省，人民多至四百余兆，何难剪彼凶焰，张国之威！其有同仇敌忾，陷阵冲锋，抑或仗义捐资，助益餉项，朝廷不惜破格茂赏，奖励忠勋。苟其自外生成，临阵退缩，甘心从逆，竟作汉奸，即刻严诛，决无宽贷。尔普天臣庶，其各怀忠义之心，共泄神人之愤，朕有厚望焉。”诏书以外人索大沽口为词，而大沽已先于二十一日失守矣。敌兵之攻大沽也，提督罗荣光守炮台，炮伤英兵舰一。俄而兵大至，荣光走，台遂陷，荣光至天津仰药死。而直隶总督裕禄，谬报大捷，太后及载漪皆喜，发帑金十万两，犒将卒。京朝士大夫附拳党者皆喜，谓洋人不足平也。

时有诏征兵，羽书络绎，海内骚然。以载漪、徐桐、崇绮、奕劻主兵事。军府专恣，所请无不从。奕劻心知其误，支吾其间，不敢发一言。徐桐以道学自任，每朝奏事，太后辄改容礼之，自戊戌以后，大事皆决于桐。然康有为盛时，桐亦不敢言也。诏遣仓场侍郎刘恩溥至天津，招集拳匪。直督裕禄亦极言拳民敢战，夷甚畏焉。拳匪驱童稚为前敌，直犯敌军，排枪起，恒毙数百人。初直隶提督聂士成，奉命剿拳匪，有所诛锄。既而朝议大变，直督又袒拳匪，深患士成。朝旨严责士成剿夷，时论又多所责让。士成愤懣无所泄，乃连战八里台，陷阵而死。任李鸿章为直隶总督，鸿章自粤行，留于沪。以廷雍为直隶布政使，廷杰罢，以廷杰不主义民故也。聂士成既死，马玉昆代统其众。攻紫竹林，死者三千人。天津陷，裕禄走北仓，从者皆失。欲草奏，无所得纸而罢。久之，乃上闻，京师大震，彭述曰：“此汉奸张夷势以相恫喝也。姜桂题杀夷兵万余，夷力穷蹙，行乞和矣。”时桂题方在山东，未至天津



也。崇绮授户部尚书，崇绮以穆后父贵，封公爵。穆后既殉穆宗，崇绮即乞病免。及光绪己亥，为穆宗立嗣，将图废帝，而代以大阿哥溥儀，乃起崇绮于家，使傅溥儀，若太子太傅也。崇绮再出，与徐桐比，而言废立，得太后欢，恩眷与桐等。六月二十二日，有旨：保护教士及各国商民，杀杉山彬、克林德者议抵罪。大学士荣禄意也，王文韶附之。载漪大怒，不肯视事，太后强起之。董福祥之攻使馆也，太后问几日可克。福祥曰：“五日必歼之。”既而言不验。提督余虎恩，与福祥论事荣禄前，语侵之，福祥怒，欲杀虎恩，荣禄以身翼蔽之，乃免。李秉衡至自江南，太后大喜，召见宁寿宫，语移日。秉衡力主战，且言义民可用，当以兵法部勒之。太后诘与李鸿章等公奏，何以主和。秉衡言此张之洞人臣名耳，臣不与知也。太后闻天津败，方旁皇，得秉衡言，乃决战，遂命总统张春发、陈泽霖、万本华、夏辛酉四军。七月初四日，杀许景澄、袁昶，秉衡有力焉，天下冤之。刑部侍郎徐承煜监斩，色甚喜。徐桐曰：“是死且有余罪。”王龙文曰：“可以惩汉奸，令后无妄言者。”拳匪攻交民巷西什库教堂，既屡有死伤，教民亦结群自卫，拳匪不得逞，乃日于城外掠村民，谓之教民，以送载勋，载勋请旨交刑部斩于市。前后死者，男女百余人，号呼就戮，皆不知何以至此也。既而北仓失，裕禄自戕死。联军方占天津，画地而守，兵久不出。一夕大至，攻北仓，玉昆力战三昼夜，大败，至杨村，不能复军。荣禄以闻，太后泣问计于左右，以新诛袁、许，无敢言者。

洋兵既将逼京师，乃变计欲议和，以李鸿章为全权大臣，停攻使馆，使总理衙门章京文瑞资西瓜问馈之。以桂春、陈夔龙送使臣至天津，使臣不肯行，复书词甚慢。彭述请俟其出，张旗为疑兵，数百里皆满，可以休夷，闻者笑之。是日李秉衡出视师，请义和拳三千人以从。秉衡新拜其大师兄，各持引魂幡、混天大旗、雷火扇、阴阳瓶、九连环、如意钩、火牌、飞剑，拥秉衡而行，谓之八宝。北人思想，多源于戏剧，北剧最重神权，每日必演一神剧，《封神传》、《西游记》，其最有力者也。故拳匪神坛，所奉梨山圣母、孙悟空等，皆剧中常现者。愚民迷信